

微笑／陳奕涵

傳說，只要摺一千顆紙星星，向它許願，願望就能實現。

最近，越來越想念「過去的自己」，很想回到以前那有著純真微笑的自己。

於是，我摺起一千顆紙星星，向紙星星許下唯一的願望.....

一年、兩年、三年過去了，願望並沒有實現。一段時間後，我漸漸地遺忘了這件事.....

在 18 歲生日的當天，放學後，我去了一趟文具店，沒想到在走回家的路上，「砰！」被一台機車撞了出去。

忍著疼痛，微微睜開眼，發現手好像有點骨折，頭也有點暈。下一秒，眼前一片模糊.....

「這裡是哪裡？怎麼.....」我左看右看，沒想到，回頭一看，看見一位年紀和我差不多大的男生，和他對視了許久，忍不住問了。

「請問.....有什麼事嗎？」我問。

「沒事丫！」他輕鬆的說。

「那你幹嘛一直看我啊！」我看著他的眼睛說。

他竟然拉著我的手，把我帶去一個附近的小學。

「你帶我來這裡幹嘛！」我有些害怕地說。

「帶你來看看小孩的笑容，順便聊聊天啊！」他走到司令台，坐了下來。

「聊天？」我滿臉問號的看著他。

「過來坐啊！幹嘛杵在那！」他拍了拍他旁邊的位置。

我滿是懷疑地走了過去，坐在離他一公尺遠的地方。

「幹嘛坐那麼遠啊！這樣的距離怎麼聊天，要拿大聲公嗎？」他半開玩笑地說。

於是，我緩慢地挪動身子，移到他身旁。

我們朝著操場的方向看了過去，看到一群在玩鬼抓人的男生、女生。

「紅綠燈！」一個差點被抓到的女生，急忙地喊出。

當鬼的那個小男生像是用盡最後的力氣去追，撲倒在草地上，疲憊地說出「Oh！差一點就抓到了！就差一公分！」

「這個畫面……，湧起我好多童年的回憶。」像吃了棒棒糖的我，嘴角微微的笑起來。

「好想聽！」他好奇的說。

「嗯～這件事發生在小四，那天，老師發下了勞作的材料包，老師叫我們檢查看看材料有沒有少，我拿起裡頭一個看似一把黑色的手槍……」說到一半，他插進一句。

「妳從小就想當個女殺手啊！」他語帶調侃，讓我忍不住往他腳上打了一下，聲音清脆又響亮。

「很痛ㄟ！」他搓了搓大腿，我繼續說。

「其實那是我們要放作品的支架，我和麻吉們說『這節下課去玩鬼抓人好不好！』，他們異口同聲的說『好啊！』，丸子帶著邪惡的眼神說『還有，順便拿那隻黑色手槍！』」

「真是一群殺手欸！」他笑著說，感覺有點白目。

我用銳利的眼神看著他，像是想把他殺了一樣。

有點生氣的說：「你還想不想聽啊！」

他像是被嚇到似的，急忙的安撫我「好嘛！對不起啦！我就是這樣啊！沒有鬧一下總覺得怪怪的。」

我笑了出來，心裡想說「為什麼有男生，會用這麼溫柔認真的表情安撫我，真是太可愛了吧～」

「妳笑什麼？」他疑惑的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看著他，我盡量忍住笑容地說。

我接著說「下課時間終於到了，一聽到鐘聲，我們迫不及待的往外衝……」

「數隻數隻最多五隻！」大概有五、六個人異口同聲的說。

「1、2、3、……、25、26、27」剛好算到一個頭髮後端留一搓的男生，綽號叫清朝人，可能是因為他的髮型像清朝人吧！

「10、9、8、……、3、2、1、0，我要開始抓囉！」清朝人抓了一下他那細長的頭髮，拿著那隻黑色玩具槍開始追我們。

「警匪追逐！」他覺得荒唐地說。

「類似吧！哈哈！」我苦笑地說。

後來，我被他的突襲，抓到了，過沒多久，上課鐘聲響起，我們一群人用盡最後力氣，衝回教室，深怕被老師罰站。

休息片刻後，我們的臉還是一樣紅，紅得像關公、紅得像一顆上了蠟的小蘋果，我們對看著彼此，不自覺「噗ㄉ！」笑了出來。

「你的童年感覺還不錯！」他羨慕的說。

「那你的童年呢？」我也同樣好奇的問了他。

他微微低下頭的說「我的童年啊～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我疑惑的看著他。

他看著遠方說「小時候的我，沒什麼自信，去學校也不知道怎麼和別人聊天、交朋友，常常坐在教室的位子上看書、寫作業，一回到家，就不想再出門了，就連放寒暑假，我也宅在家裡，因為沒人約我出去，家裡又沒有兄弟姊妹可以說話，所以那段時間覺得蠻孤獨的。」

「怎麼……感覺有點像我現在的狀態」我在心中想著。

「怎麼和你現在差那麼多，簡直判若兩人！」我覺得不可思議地說。

過了幾秒，我才反應過來，突然問「ㄟ！你說『那段時間？』」

「這都要感謝國中的一個好朋友，他幫我找到自信、找到屬於我的笑容、找到心中那最真實的我，我真的很謝謝他，當初……他每節下課都來我位子上找我聊天、吃飯時也來併桌、上廁所時也來找我一起去，簡直是一個黏人精，他每次和我聊天時，我總是一個句點王，但他還是一直陪在我身邊，時間久了，我們也漸漸熟了，開始天南地北的聊，話題也越來越開放，他也常常開導我一些事、默默的幫我擴大交友圈，才能有今天充滿自信的我。」他露出幸福的表情說著。

「我也好想遇到這麼好的知己、閨密。」我低下頭說。

「怎麼了！」他問。

「我好像和你相反，小時候和現在……」苦笑著說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他摸著我的肩說。

「不太好，我的現在，就如你的過去，每天都是藍色的……」我朝向遠方的天空看去，繼續說。

「以前……交朋友很單純、很簡單，不會因為『利益』還有你的『與眾不同』而當成交友的是非題，而現在……我覺得要交到一個真心的朋友很難，有些人是因為你的背景、因為你有錢，甚至只是為了獲取利益，而『假裝』跟你是朋友。」

「要交到真心的朋友真的不容易」他感同身受般的說。

「對他付出百分之百的全心全意，卻換來一個自以為……」我憂鬱的說。

「那這種人就可以和他斷絕了阿～」他氣憤地說。

我像是感觸非常多，不經意的說出這句「時間阿～最能測出一個人的真心，但也最可怕，當你知道真相後，就必須逼自己收回，不能在越陷越深。」

「而且，為什麼這世界上的某些人，都不能明白那些『特別』的人的脆弱，總流露出那種「害怕的眼神」與我們說話、互動，其實我們比誰都善良、比誰都真心，但卻一次次的被「這種眼神」傷害……」說到泛淚光的我，已經無力再說了。

「好啦！不要那麼難過了」他用手擦了擦我的淚，把我的頭往他厚實的胸膛放。

他溫柔的說「你的人生，不要總是被過去的快樂束縛著，要向著未來前進，以前的人會變，現在的人也會變，試著去尋找那個對妳好、值得妳付出的那個人，如果真的遇到了，好好地握住，不要讓它輕易的溜走，但現在，我希望你去找回，屬於妳自己的東西……。」

「你如果有心事、想說說話、不方便和其他人說時，可以看向遠方的天空，我會在那個地方聽你說話。」他小小聲地在我耳邊說，但已經哭累的我，耳邊傳來的聲音就像安眠曲一般，模模糊糊的。

睜開眼的那刻，眼前強烈的燈光，照的我有些不舒服，摸到身旁一雙溫暖的手，仔細一看，是媽媽，媽媽被我微動的手指吵醒。

「你醒啦！你突然發生車禍，我快嚇死了。」媽媽含著淚，激動的說。

「對不起！」我無力的說。

「醫生說你有輕微的腦震盪要再觀察幾天，還有，左手骨折的地方要小心！」媽媽說。

我沒搭腔，像是在想剛剛的事……。

過了幾天，回到家，一進房間第一眼看到的是「紙星星罐」，讓我陷入沉思……

拿著那罐紙星星，看了許久，突然，讓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個願望……

「我希望我能找到屬於現在、未來的微笑……」

對了，最後他在我耳邊說了什麼，我絞盡腦汁努力地想，卻一個字也想不起來……，只記得他要我去找回屬於自己的東西。

「屬於……自己的東西？」小小聲自言自語地說。

我走向陽台，看向遠方，竟然真的看到了他……。是那個男孩，我揉了揉眼睛，想確定我有沒有看錯……

揉了揉雙眼，他還在，他用雙手劃過嘴唇，像要告訴我什麼……，我用我的微笑回應他，三秒後，他在空中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他的名字叫什麼啊！和他說了那麼多，最後卻沒有問他的名字。

從那之後，每天晚上，我都到陽台上走走、看看，但一年、五年、十年過去了，我再也沒見過他。

於是，三十七歲的我，決定，在這罐紙星星上，用奇異筆寫上「謝謝微笑男孩」，在字的後方，我畫了一個笑臉。